

新

A BIOGRAPHY
OF NEW KUNMING

昆明传



海男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一本诗意图地解析昆明过去
和现在的深度导游手册

新昆明传

A BIOGRAPHY OF NEW KUNMING

海男 /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新昆明传 / 海男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360-6104-0

I. ①新… II. ①海… III. ①旅游指南—昆明市
IV. ①K928.9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1466号

责任编辑：朱燕玲 许泽红
技术编辑：薛伟民 凌春梅
创意设计：云南非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1.25
字 数 180,000 字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n.com.cn>

——
谨以此书献给新昆明的人文造城传奇



目录

第一章

新昆明前夜造城史记



- | | |
|-----------|------------------------|
| 2 | 1. 回溯到古滇池时期的那种蔚蓝色调 |
| 4 | 2. 昆州，唐初第一县：昆明城最早的图像 |
| 7 | 3. 南诏王皮逻阁以后的造城史迹出现了拓东城 |
| 10 | 4. 拓东城以后的大理国东京鄯阐城 |
| 12 | 5. 中庆城：“城际滇池，三面临水……” |
| 15 | 6. 赛典赤站在五百里滇池边 |
| 18 | 7. 遥远古城最真实的地理位置在哪里 |
| 20 | 8. 从唐代拓东城到今天的新昆明城 |

第二章

沿昆明城景漫游记



- 24** 1. 沿着盘龙江，寻找千艘万舶蚁集蜂屯之景
27 2. 沿着滇池走，寻访着滇池的泉眼在哪里？
30 3. 沿拓东路寻访着历史上造城时的痕迹
33 4. 沿翠湖流域，寻访一座公园的秘径
35 5. 沿翠湖湾到现在的翠湖公园的旋律
38 6. 沿着南屏街、正义路、近日公园……
41 7. 沿着古塔、灯塔、斜塔、双塔、穿心塔……
44 8. 沿着城景，寻访一座城古往今来的景色

第三章

造时篇——新昆明的跨越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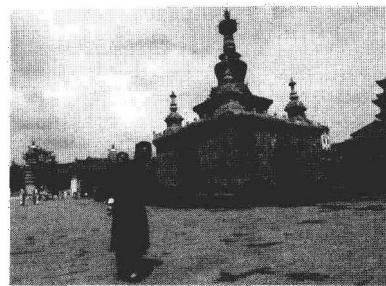


- 48** 1. 关于一个人的名字和一座城市的亲密关系
51 2. 施展“实力之城”的时速在哪里转动
53 3. 来自“魅力之城”的巨大牵引力
55 4. 寻找“生态之城”的永恒之谜
58 5. “活力之城”如是说
60 6. “宜居之城”如是说
62 7. 在“品质春城”中所显示的新昆明符号
64 8. 一座城市的传奇人物——杰出的城市符号仇和

- | | |
|-----------|---------------------------|
| 70 | 1. 红嘴鸥栖居之城——人与鸥约会之地 |
| 72 | 2. 东西方园林——世博园 |
| 74 | 3. 昆明彩云——仙乐飘飘的云裳 |
| 76 | 4. 边疆灵魂书——云南民族村的寨魂地 |
| 78 | 5. 世界自然遗产之一——石林 |
| 80 | 6. 美图地——东川红土地的奇境 |
| 82 | 7. 世界泥石流自然博物馆——东川泥石流景观 |
| 84 | 8. 轿子雪山——世界的奇境之一 |
| 86 | 9. 九乡溶洞——中国最大的洞穴群落地 |
| 87 | 10. 寻甸大草原——春天的交响曲 |
| 89 | 11. 寻访石寨山古墓遗址：“滇王玉印”出土地 |
| 91 | 12. 青铜器带来的滇国往事 |
| 93 | 13. 云南省博物馆——再现云南史迹之库 |
| 95 | 14. 金马碧鸡坊——昆明城最基本的元素 |
| 97 | 15. 郑和“七下西洋”——与昆明池相连的碧波万顷 |
| 99 | 16. 林则徐：赋予昆明茶花的花韵者 |



第五章



- | | |
|------------|--------------------------|
| 102 | 1. 圆通山下之圆通寺——圣境的史前史原址 |
| 104 | 2. 筇竹寺五百罗汉——创于唐初的最早寺庙 |
| 106 | 3. 古老的佛教密宗金刚塔 |
| 108 | 4. 大理国时代的——经幢 |
| 110 | 5. 官渡古镇——一双绣花鞋将我们引进了老街 |
| 113 | 6. 古今天下第一长联中的大观楼 |
| 115 | 7. 聂耳的塑像——用旋律撞击着我们的心扉 |
| 117 | 8. 湖景天堂——慢生活的翠湖时光 |
| 119 | 9. 云南讲武堂——豪情荡漾的摇篮之谜 |
| 121 | 10. 曹溪寺——“月映佛肚”之传韵 |
| 124 | 11. 西南联大——抗战时期的文化科学前沿之风景 |
| 126 | 12. 滇缅公路始发站昆明——路的遗梦 |
| 128 | 13. 八百年前的花灯——今天的戏 |
| 130 | 14. 昆明新城——呈贡的未来图像 |
| 132 | 15. 温泉之乡——“天下第一汤”的境界 |
| 135 | 16. “春风先到彩云南”——永恒之城的风韵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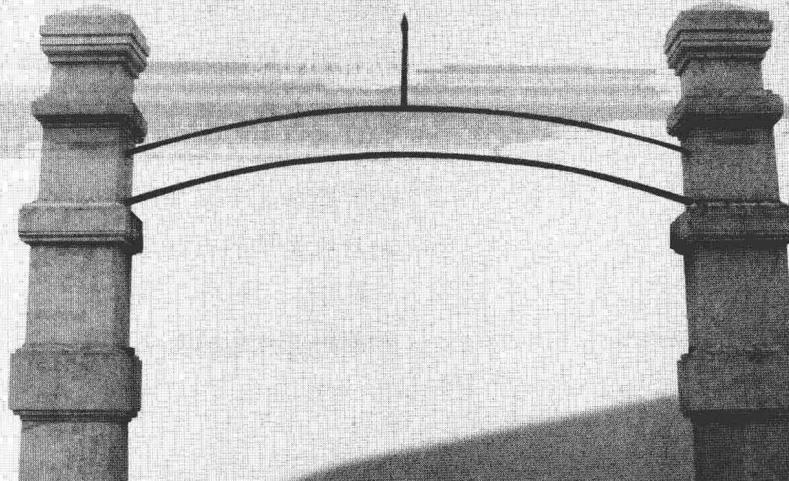
第六章



- | | |
|------------|-----------------------------|
| 138 | 1. 鸡枞的传颂——衍生出遥远的野味之翼 |
| 140 | 2. 杜鹃花——春风荡漾的菜谱 |
| 142 | 3. 徐霞客品题金线鱼——“为滇池珍味” |
| 144 | 4. “滇池珍味”——金线鱼的四种异味之传 |
| 146 | 5. 馅块的风靡——源自古老的凡俗生活 |
| 148 | 6. 米线——豆花米线、过桥米线、鸡丝米线、小锅米线等 |
| 151 | 7. 烧臭豆腐——慢生活的食物风景 |
| 153 | 8. 滇菜——面朝翠湖的老昆明菜系 |
| 155 | 9. 汽锅鸡——1947年进入昆明城的滇中名菜 |
| 157 | 10. 黄焖鸡——昆明人的家宴常菜 |
| 159 | 11. 烤鸭——“宜良烤鸭”、“狗街烤鸭”之风景 |
| 161 | 12. 大头菜——玫瑰大头菜，又叫黑芥 |
| 163 | 13. 路南卤腐——满罐橘红、色味诱人 |
| 165 | 14. 太和豆豉——清康熙年间传到昆明的美食之一 |
| 167 | 15. 咱——昆明人民间生活的腌制术 |
| 169 | 16. 民间泡菜——从老昆明咱罐中历现的美味 |

第一章 新昆明前夜 造城史记

从古老的诗学符号中飘来了幽暗的灯火，呈现出了街与街的历史。那些有上千年造城史的传颂中历现出了从南诏大理国时期以来的历史之谜；那些杰出而不朽的历史诞生了新昆明的漫漫前夜。如今，一座城池正在以它现实的力量和人类生活一起，以此抵抗着时间的侵袭。它们的史学和地理概貌融为一体，犹如时间融入了众灵的怀抱，那些神秘的现实，使这座人类生活的栖居地呈现出了历久弥新的篇章。



1. 回溯到古滇池时期的那种蔚蓝色调

是水掀开的篇章，当然也是水铺开的史学图像。水是回溯的源头。让我们回到水咆哮和激起的涛声中去——随同时间的幕布被水浪花掀开，古滇池出现在眼前，绚丽的蔚蓝色，令人眩晕的蔚蓝色是回溯中的全部色调，让我们尾随着它，那荡漾其中的蔚蓝，那种润泽历史的蓝，现在缓缓地朝我涌来：回溯到滇池地区的古城池时期，意味着什么呢？蔚蓝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知道，蓝是一种基调，海里充满着层出不穷的蓝；梦深处也会涌现出一种被梦拍翅时的蓝。关于蓝，它是一种世界的元素，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为了这种蓝调子，世世代代的人们历尽了艰辛，有时候只为了看一眼这样的蔚蓝，只为了千里迢迢地前去与蔚蓝相遇。我在这里想象千年之前的蔚蓝，是为了彻底地看见古滇池地区的那种永恒色调。毋庸置疑，蔚蓝色笼罩的古滇池地区，昆明已经出现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昆弥”或“昆”，这一切都与古滇池地区的那种蔚蓝色调息息相关。我们之所以无法割舍和摒

弃这种蔚蓝色调，是因为最为古老的篇章中记录了铺开在史迹中的蔚蓝。在那部古老的文献中，随同昆明族的迁徙，他们从漫长遥远的云南洱海地区数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不断地迁徙而来，蔚蓝色总是跟随他们在迁徙。

是水掀开的帷幕，当然也是水铺开的史学图像，这一幅图像随同昆明族的大面积的迁徙，在滇池地区开始分布着“劳浸”、“靡莫”等部落。常识告诉我们说：古部落是人类历险生活中最遥远的一种图像，正是它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开始探索着以部落为核心的群体生活。在这时，古滇部落同时也出现，它在所有部落中显然是最为显赫的。于是，我们就会看到，缓缓游离在滇池地区的古滇部落群体们，他们在中国西南边疆的最早的古民族中出现，带着他们最为原始的探索世界的野心，开始谱写历史的篇章。于是，我们便看见了那种蔚蓝色，那种长流不息的蔚蓝啊，用了什么样的力量，开启了那些昆明族怎样的智慧。

公元前3世纪初，滇池地区出现了一支神秘的部队。那一夜或那个季节显得神秘莫测。从楚国迁徙而来的脚步声惊动了滇池地区。这就是一个名为庄桥的人率领的那支部队，它悄然无声地就已经潜入了广袤无边的滇池地区。我看见过庄桥的形象，公元前3世纪初的那张脸，若有若无，有形有色，又疲惫又兴奋，抵达了蔚蓝的滇池边。我看见过他佩戴的铁盔甲上的灰尘，还有那些顺着灰尘，流动在他们身前、身后的时间。但很快，那满面的灰尘就被滇池的蔚蓝色洗干净了。剩下的还有什么呢？庄桥是谁？这是一种历史的拷问。庄桥在传说中或许是一名奴隶部落的首领，或许是一个楚国的将军，不管怎么样，他都是一个古代的理想主义者，或者是背叛者；不管怎么样，庄桥来了，带着那支神秘莫测的部队进入了滇池地区，由此，庄桥也进入了伟大而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从这一刻开始，铭刻在竹简和墨汁中的史学篇章已经呈现出了滇池地区的历史。以蔚蓝色调的滇池为核心的史前史出现在一个国家辽阔的地理符号中。噢，地理之繁荣或地理的忧伤贯穿了人类的凡俗生活。现在，那遥远的蔚蓝色调在弥漫，随同一阵波涛在向古滇国荡漾而去。于是，滇池，依赖于神的力量开始承担了历史的传说……

2. 昆州，唐初第一县：昆明城最早的图像



昆明东西寺塔步行街

在被滇池水所铺开的史学符号中，进入公元 6 世纪 80 年代，是一种必须进过的图像之门。打开这道门后才发现，历史是何其妖娆或漫长。门，通向滇池地区的古老的门，那是用什么材料制作镶嵌出的门户啊，它发出了沙哑的声音，那声音中充满了史学符号中翻滚不息的哀鸣，回旋的音律如此的忧伤，离我们又是如此的遥远，这正是历史的沉重。公元 6 世纪 80 年代，隋王朝已经出现在逝去的版图上，这是一个无法触摸到的版图，然而，尽管艰涩，我依然看到了滇中部族首领们，他们冒着漫长的边疆雾障，使这块疆域呈现在隋王朝眼前。于是，隋文帝杨坚——在他辽阔的版图中用沙器、用铁栏、用盔甲筑起了昆州的地理图像。这一图像中出现了昆州刺史的背叛，出现了历史的乌云翻滚，历史很快进入了唐王朝。在这一时期，昆州，即是唐初第一县。“唐初昆州，下辖益宁、晋宁、安宁、秦臧四县，按旧



昆明东西寺塔步行街

正是人间这纷繁无边的气息，将我重新带到今天的滇池边缘：就是在这里，我看到被时间所摧残的滇池，那种史前史中颤动的蔚蓝色调尽管早已消失，却使我向往着明天滇池的湖面上自由荡漾的蔚蓝会重新回来。

时以首县为州治惯例，作为昆州第一县的益宁，即昆州州治所在。”

昆州在这一时期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盆地，它朝天地敞开着，只有那滇池水在汹涌地上岸，它不断地涌上岸上的荒川和村野，这一切都意味着造城的历史即将开始，而在此前，昆州是敞开的，没有城门，没有城的布局，没有城的石板路。昆州，唐初第一县，像世界上所有这一时期的史迹一样，充满了无法追忆的城之原貌。所以，在很长的时期内，我只好寻找到那些

史迹中的另一些传说：汉武帝赐给的那枚“滇王之印”。随同“滇王之印”的出土，《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出现了汉武帝的部队，在这一史迹中，历史又经历了西汉、东汉、东汉末年、西晋时期……那些古老的隋唐时期昆州城的原貌已经不可能考证，也不可以深入地展开笔触去描述，因为昆州城貌已经随同历史和时间越来越模糊，面对这种模糊的图像，我们唯有依赖于点点滴滴的迹象触摸到昔日的昆州城，《蛮书》曾记载：“昆池在拓东城西，南北百余地，东西四五十里，水源从金马山东北来，水阔二丈余，清深迅急，至碧鸡山下，为昆州，水阔二丈也。”现在碧鸡关下，滇缅公路左侧，还留有一块周长约3华里，造山临水的缓坡地，推测当是昆州城故地，由此可知，昆州城在今昆明城西郊近处。

昆州城已经消失在今天的新昆明城郊区——这也许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规则。我曾经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时刻，置身在城郊区，我在寻找昆州刺史的时代，寻找着遥不可及的无法触抚的已经全面废弃的城隅之间的丝丝光线，因为，面对一座20世纪的新昆明城，我在寻找着历史的游丝，它或许是从史学符号中渗透而出的一种伟大的仙灵传说，尽管缥缈，仍充满了仙灵的气息。

正是人间这纷繁无边的气息，将我重新带到今天的滇池边缘：就是在这里，我看到被时间所摧残的滇池，那种史前史中颤动的蔚蓝色调尽管早已消失，却使我向往着明天滇池的湖面上自由荡漾的蔚蓝会重新回来。此刻，在昆明的西郊，我似乎掠过浮云，看见了昆州城，面临着滇池，那些响亮而柔和的浪涛声越过了重重如山脉的时间，来到了我胸前。昆州城在历史的进程中消失了踪影，新昆明城却以那种银亮的曲线展现于眼前，它使我越来越想深入到昔日的城邦和今日的新城交界处。

3. 南诏王皮逻阁以后的造城史迹出现了拓东城



拓东城原型在哪里？这是一个神秘的、冗长的、美丽晦涩的史学问题。每当我沿着今天的拓东城朝前行走时，关于拓东城的史学问题在某些缥缈的时刻就会呈现出来。沿着拓东城往里走，这条笔直的路出自遥远的造城诗学。造城，意味着那些智慧的信心滋长了，并且环绕在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让我们从此刻的拓东城回到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58年），回到南诏皮逻阁为云南王的时代。当我写作《南诏大理国的秘史》时，似乎不断地在掠开的阴霾和云层中与那个杰出的南诏王相遇，在皮逻阁时代，



建城的宏伟理想已经在他的胸间荡漾，因此，在构造了洱海边的宫殿太和城之后，皮逻阁的南诏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场空前的统一。从洱海边沿扩展的疆土已经进入滇池地区，当五百里滇池的水在南诏王皮逻阁的袍衣下荡漾时，历史也许忽视了他眼眶中的热泪，因为历史不善于记录一个帝王的眼泪。尽管那些热泪不会轻易洒在滇池水波上，然而，作为研究人性的、写作者的我，看到了皮逻阁一滴热泪融入了滇池五百里的水中，很快就变成了烟波浩荡而去。那是一个黄昏，皮逻阁不轻易流泪，但他似乎被自己的声音感动着，他绕着滇池水岸走了很长时间，已经被暮色笼罩住的滇池尽收眼底。他的马蹄声开始向南、向北、向西出发，所以，他的军事路线向云南高原秋天般成熟地过渡着，他将统一整个云南。

之后，阁逻凤出现了。皮逻阁，洱海地区的王，也称云南王，他的忧虑和他的力量与希望，此刻已经移植到阁逻凤体内，犹如松枝从山顶的泥土中移植到了更加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另一座山冈上。于是，新的君主阁逻凤降临了。

唐代宗永泰二年（766年），南诏德化碑立于国都太和城郊，碑文中